

僑賢 陳楊三家

(一) 聚洋客



香港
從前有一
陳楊三家
「這個響
亮的名字
，是兩個
姓三個人

的一個「縮寫」之類，「或畧語」之類，是常常掛在大家口頭的。這就是香港有名的富商巨賈，一個叫陳席儒，一個叫陳既庭，另一個叫楊西岩。

陳席儒和陳既庭是同胞兄弟，父親是檀香山華僑頂有名氣的陳芳。陳芳是廣東香山人，在檀香山經營種植事業起家，賺了許多錢，所以他兄弟二人都從父親的資產裏面獲得了相當可觀的資產。

兩陳回到祖國以後，都來到香港經營商業，一陳曾在香港德忌利士輪船做買辦，楊西岩是新會縣的舉人，曾經做過駐香港

領事，小的時候就領到祖宗遺下來的許多地產，自己有一個輪船碼頭，叫「楊家碼頭」。

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春，廣東都督岑春煊，把粵漢鐵路官有，強制執行，甚至動用力。兩陳一楊對粵漢鐵路都一筆極大的資本，爲了維持自己的利益，自然要極力反對岑這一行動，因此，以他們動名字號召起省港澳三地的粵漢路股東，成立一個反組粵漢鐵路收歸官有的組織，進行反的步驟。岑春煊爲之頭痛。楊三家一道名詞，就不脛而走。當時岑春煊爲了宣布粵漢路收回官辦，特在鐵路公司召開漢鐵路股東全體大會，使粵漢代表出席，對各股東宣布收回粵漢鐵路的理由，股東聽說，大爲不滿。(未完) 廿九、十二、十

儒賢
軼事

陳楊三家

(二)

張洋客



當時的股東裏面，有個紳士黎國康，慷慨起立，代表股東大

衆發表意見，指出官方把粵漢鐵路接收是違反法理，侵佔權益，我們股東無法承認。

岑春煊的代表溫宗堯，官派十足，對於黎國康的發言，不但不肯用心研究，並且大動肝火，大罵黎國康，憤然退出議場，走去報告給岑春煊。

岑春煊接到報告後，馬上施發官威，拿一聚眾抗官一的帽子，加在黎國康的頭上，抓進牢子裏，自從這件事鬧發生之後，廣東人立即發生猛烈的反响。

當時廣東香港以及海外各地僑胞，都紛紛致電方面，要求撤換岑春煊。

爲激烈，把岑春煊的所作所爲，攻擊得體無完膚。岑春煊對於廣東各報言論，又施行封鎖，不許發表反對粵漢鐵路收歸官辦的言論，否則封報拿人！

陳廉儒陳賡庭和楊西巖三人，對於岑春煊這一行動，馬上號召旅港股東，成立一個與漢鐵路股東維持路權會，設法向滿清政府力爭，一面寫信或拍電向主管當局陳說種種不能收回官辦的理由，一面派代表到北京去，聯絡在京做官的廣東同鄉，像伍廷芳、唐紹儀、戴鴻慈等，請求幫忙。

這個團體，進行爭鬥，經過好幾個年頭，拍發了不少電報，登載了不少廣告，以及其他種種必要的業務，前後總共花了十幾萬，這一筆錢，多數是兩陳一楊負擔。當時兩陳一楊助策動工夫的，是同鄉會香港分會會長中興日報社長陳少白（一九一二年十一月）。

僑賢 陳楊三家

（三） 惹洋客



芳當時是一個大種植家，孫眉却是一個大畜牧家，因此，大家的

律師何啟和陳少白，是這個機構的顧問，普通做顧問的，幾乎都

旨趣相同，成就也差不多，交誼一

到丁岑春煊要把粵漢鐵路收

天比一天深厚。由於陳芳和孫眉

同官辦引起股東齊心合力的起來

的交誼，陳席儒陳廣成兩兄弟也

做「維持路權」運動，陳楊三家

跟 中山先生時有來往；另一方

既無形中是主持這一運動的官

面，中山先生叫陳少白回香港創

腦，對於陳少白的才幹，自然要

辦中國日報，由何啓李紀堂介紹

倚靠來做左右手，甚至他們的

給陳席儒和陳廣成；因此兩陳逐

導師。這個維持路權機構的一切

文電，當然是要陳少白執筆。就

漸和革命黨這方面發生關係。

是一切進行計劃，也大量採納陳

至於楊西岩，也跟陳少白相

少白的建議。當時中國日報已經

識，因為民國前七年乙巳多天，

從荷李活道搬到德輔道中，其社

香港的商家組織了一個「拒止美

長室無形中就做了維持路權的

國禁制煙工約會」發起這一行

動，楊西岩是其中之一個，大

一個辦事處。（未完）



這個
網網每一
次拍發給
滿清政府
常局的，
或拍發給
各省首長

的電報，往往是一千數百字的，
這一工作，也由陳少白介黨人梁
耀凡担任，因為他是中國電報局
的譯員。

當時的中國日報，發行的地
方雖然是在香港，但銷路並不是
在香港，而且有三分之二是在香
港以外各地，尤其是廣州方面的
，原因旅港華僑當時對於政治的
認識還很薄弱，對於中國日報這
樣富於政治色彩的報紙，不甚感
到興味，因此，中國日報創刊了
四年多，大部份銷行在廣州及西
地，其餘是國外各地。後來收回
粵漢鐵路官辦事件發生，香港各
界文報紙，對於岑春煊，一致抨

擊，中國日報的言論，更為透關
而詳盡。岑春煊對於這一報紙，
向來重視，中國日報對於他的用
人行政，常常作建設性的評議，
他都酌量採納，後來中國日報因
為擁護「維持路權」，對岑春煊
作無情的抨擊，於是下令作新聞
封鎖，所有香港華文報紙，一律
禁止在廣州行銷，連中國日報在
內。

因為中國日報幫陳楊三家的
忙，還受了相當損失，曾輝對陳少
白說過，要幫中國日報的忙。到民
國前九九年 卯，中國日報因
丁經濟關係，跟印務公司文裕堂
合併，變成文裕堂資產的一部份
。到民國前七年冬天，中國日報
攻擊保皇黨在美洲行騙，給康有
為的女兒康同璧向法院提出控訴
，要求賠償名譽。這一場官司，
打了好幾個月，還不分勝負，到
第二年的夏天，文裕堂的生意更
為不振，大有拖垮中國日報的危
險。

僑賢軼事

陳楊三家

(五)

聚洋客



當時陳少白擔心中國日報從此要關門大吉曾對陳楊三家表示過

。陳楊三家說：假如中國日報因為吃官司影響不能站得住，我們願意共同拿一萬塊給你，幫你的忙，原因你們為我們力爭維持路權。陳少白見他們慷慨陳詞，都像吃了一顆定心丸。

到同年八月，文裕堂果然支持不住，宣告破產，中國日報非關門不可，這時候陳楊三家已經曉得中國日報面對危機，但是，那一萬塊錢的諾言却沒有實踐，絕口不提。陳少白到了這一步，也為之束手無策了。

當時中國日報記者馮自由看見情形不對，假如中國日報如此救濟，

革命黨場的地位，必受相當打擊，因此，他請得李煜堂出來幫忙，事前拿五千塊錢向文裕堂收買了中國日報，這樣，中國日報還是中國日報，不因文裕堂的倒閉而拍賣。中國日報也從此改組，由馮自由兼任社長，搬到德輔道中三百〇一號，繼續出版。

革命黨人對於陳楊三家不能履行幫忙中國日報的諾言，表示遺憾。到民國前五年丁未春天，革命黨進行發動惠州和潮州的革命軍事，中山先生因為籌措經費，特親寫一信給陳楊三家，請他們幫忙，共同籌集軍餉十萬元。這封信由河內發出，先寄馮自由，轉陳少白辦理，陳少白因為陳楊三家對中國日報的一萬元已經失了信用，現在要向他籌十萬元，無異緣木求魚，因此不肯把這封信送去。

未完

見報形不對假如中國日報如此收報，曾送去。一九二二年未完

陳楊三家

(六) 養洋客



同年四月十一日，革命黨人在黃岡（潮屬）起義，馮自由因

爲革命而急於籌集餉餉。因此，把陳少白退回的那封信，直接送交陳忌利士輪船公司的陳慶成，並叫李紀堂去探聽消息，陳慶成對於十萬元軍餉的籌募，成在一邊。對李紀堂說：革命黨起義足以妨礙商務進展，這回黃岡起義，我們公司的航務就受到若干損失。李紀堂回去報告大家，都感失望。

中國日報爲了這一事情，在第二天的報上刊登了一篇社論，題目是「民衆與鐵路」。裏面有這樣的句子：「今日我國所以實行民衆中斷鐵路者，其目的在於解決財政問題，其結果則在於解決財政問題。」

解。爭路事件不過投訴的一端，有志救國者，應從根本設想！這就是對陳楊三家而設的。

後來，岑春煊調任，離開廣東，爭路風潮隨之平息，陳少白特向陳楊三家舊事重提，高談怎樣實錢三年前的冒諾，陳慶成表示：我和常備毫無問題，楊西嚴拿多少我們便拿多少，陳少白於是去問楊西嚴，楊西嚴拿一千，故意陳少白恐怕兩陳照拿一千，故意對陳慶成說楊西嚴拿二千。陳慶成於是說：我們以前曾說過要拿出一萬塊，現在楊兄既然拿出二千，其餘八千當由我們兄弟二人負責。於是陳少白才收回九千塊。陳少白這時已經脫離了中國日報，這九千塊錢就在九龍牛地賣了一點田地，即開農場，後來中山先生的舊事，陳慶成也拿山田賣了，陳少白也賣了，後來，陳慶成也賣了。



民國
前三年已
四多天，
革命黨在
廣州運動
新軍反正
，逐漸成

民國成立以後，陳少白辭退廣東外交司長，回香港來，和陳慶雲李煜堂等，組織「粵航輪船公司」，陳少白擔任協理。這時候，陳少白經營的農場，也賣給「廣成」，由陳慶雲改號做九龍別墅。

熟，孫眉在香港担任的工作，是移設青天白日旗，作為新軍起義之用。然旗地點是在陳少白這個農場，後來因為陳少白不贊同，改在觀丹東海傍街七十六號四樓馮軍工作。第二年，孫眉因為進行招收黨員，給孫眉到廣州去了，他所借的農場又交還陳少白。

陳席儒和陳炯明相當要好，民國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和葉舉在廣東起事，陳席儒就給陳炯明委做廣東省長，幾個月後，和陳炯明一道離開廣東。

陳席儒曾留學美國，飽吸自由文明空氣。陳慶雲頭腦比較守舊，所以，在民國前四年多天滿清帝后逝世的時候，遵守國喪的禮節，不剃髮，白衫白帽的在路上走，大家都拿一種詫異的眼光看他。

楊西巖在辛亥革命廣東反正一役貢獻了若干財力。民國十一年，中山先生出兵北伐，民國十二年討伐陳炯明，這兩次，楊西巖都獻出財力，把香港地產變賣，作爲軍餉。他在民國九年加入國民黨，以後他一連串的出財出力，對於革命事業極有貢獻。